

◎人生絮语



2021年的词语

2021年案前台历上的最后几张，风掀纸薄。

这一年时光的川流不息，凝视生命的河床，时间这把散发凛冽之光的利刃，在河床上到底镌刻下了哪些词语。

离别。在这世间，离别是分分秒秒发生的事，有些离别，就是永别。死亡好比凉爽的夏夜，莎翁这句话，让死亡带着秋叶的静美与薄凉。爸爸是在秋深季节和我永别的。这一次永别，实在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平常仔细端详过爸爸的面相，嘴唇到鼻翼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宽，耳垂大且长，按照民间说法，这是长寿之相。爸爸的寿年，我心里预期是按照越过90岁生命线来对待的。平时心里涌动着很多念头，去多陪陪爸妈，但往往以事情忙、社交应酬为由给自己开脱了，其实很多时候，是被虚度和发呆的时间耗费着。爸爸突然发作的一场疾病，彻底粉碎了那些去陪陪他看山看水看老亲戚老朋友的念头。爸爸在医院昏迷半个月后，张大着嘴，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响，吐尽了在人世的最后一口气。爸爸眼睛闭上，嘴还张着，我用力合上，我明白，爸爸还有很多话想说出来。这些没有说出的话，从今以后，我只有在凝望天上星星闪烁时，同他默默交流了。在家里，爸爸坐的那个凹成了小坑的沙发，而今我坐在上面，感觉还有爸爸温暖的阵阵体温。

怀念。也是秋深季节，一个母亲般慈爱模样的女诗人离世了，我用双手摸着自己的左右心房，感觉也经历了内心的挫伤。人到中年，油腻与烟尘携裹着心房，望一眼这世间，我需保持适当克制与冷淡。但这个女诗人的诗，每读一次，就温存着一一直在嗷嗷待哺的心房，古铜色浸润后的沧桑岁月光芒，是她诗歌的色彩。我还在等着她的新诗，她就悄然隐身到了温柔世界的果园里，寡言，微笑，慈悲，是她留给我的表情。她是诗人傅天琳，很多文友亲切地唤她“傅妈妈”，她总是含笑点头。“思想的翼悄悄振动/一层薄薄的油脂溢出毛孔/那是它滚沸的爱在痛苦中煎熬/它终将以从容的节奏燃烧和熄灭/哦，柠檬/这无疑是果林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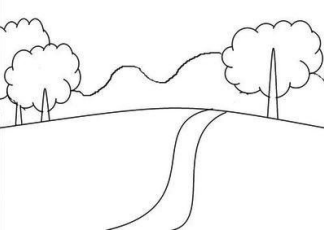
最具韧性的树种……”初冬季节，我到离城50多公里外的一个柠檬之乡游览，望着漫山遍野中那娓娓道来的黄，天幕上，云霄里传来诗人那《柠檬黄了》的诵读，声声悦耳，声声润心。在这个时代，做一个被读者铭记的诗人，其实是幸福的，因为诗歌的生命，可以上下数千年。今年秋天，那试验田里高粱一样的巨型稻子熟了，一根稻穗上结满了300多粒稻子，金灿灿地压弯了约2米高的稻秆。这是大地之子袁隆平的梦想。“妈妈，稻子熟了，我来看您了”，那一年，这个水稻赤子给另一个世界的妈妈写了一封深情的信。在2021年春天离别世间的袁隆平老人，而今，他的禾下乘凉梦实现了，他那皱纹垒起的脸，总让我幻化成大地之上层层稻田的形状。当我一趟一趟地踏足田野，凝视一粒水稻在日月星辰风雷雨电中经历了秧苗分蘖期、幼穗发育期、拔节孕穗期、抽穗开花期、灌浆结实期，稻田上空依然传来这个平和老人的殷殷嘱托：“人就像种子，要做一粒好种子。”

文友。2021年，会见了几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县城文友。这些年，无论是生活在同城或异乡，我们都没有了再见一次面的愿望，那些往日热情已燃成了时间的灰烬，炉火亦疲惫。再见面后，恍然中有出土文物般的尘灰之感，我们靠记忆复活了曾经被梦想充血的日子，当年那荷尔蒙的激情分泌之中显得幼稚而荒诞，却又深深怀念，出走半生归来还余半生的时光之舟中，妄想依靠刻舟求剑之中的一张旧船票，却是再也登不上那一艘记忆剪影中的客船了。一个已过六旬的文友，3年时间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。那文友送我书，我在岁末的床头灯下，把手机设置成静音慢读。我竟然靠久违的耐心，花了8个夜晚的时间，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。

镌刻在2021年的词语，还有阅读、游泳、喝酒、牵挂、唠叨等等，它们，最终成为生命词典里静默的存在。

文/李 晓

◎青青左岸



与树为邻

旧居闹市中，楼前砌土为埂，楼下桂花树，埂上排列香樟与合欢。尤其是那合欢，枝叶繁茂，伸展开来，占据半栋楼。

身居六楼顶推窗，我喜欢

打量它们。梅雨初始，俯望楼下，几乎要被粉红合欢花与绿叶覆盖。有举伞邻居行走，树影里，花叶间，忽隐忽现。

雨水细碎，脚步不紧不慢。

抽闲下午，看雨，也是等镜头里合欢树下走过的花伞。像雨窗后斑驳色彩，明净于青绿间，有抹润目亮色游动。

想起近期，热读起的文字，干净不染浮尘。

决定迁往城边，近于湖，择一地而渐老，最后徘徊两栋户型相同的宅楼。

其中一户，行到半坡，楼侧浓荫小路。楼前小道围着草坪，只见一棵朴树生长，也许空闲，枝干任意舒展，配着装点几块假山石，像盆景。

绕楼走一圈，多半草木环绕。润楠、香樟、枫香、桂树、栎树、冬青，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植物，郁郁葱葱。相比后排那栋楼前少树，有了第一好感。

上九楼，进房间，走进朝南卧室，隔窗俯望，忽然发现楼脚边生长一棵乌桢。转去阳台，换个角度打量。与她隔着小道体态丰腴的栎树相比，乌桢显得瘦削，枝干却轻盈。

目视中，那一刻就喜欢上了。她也仰视，顾盼生辉，怔怔着。忽然身后中介姑娘问起，先生你中意这套房么？

我目光依旧落在树上。只念叨，喜欢，喜欢这户，选了。

经常从乌桢树下走，或石凳小坐，抬眼望去，像是对话。

不过还是喜欢隔着距离打量她。枝干形体，多姿柔和。不像近在树下，仰望中，只见枝杈朝天，颇有些高冷。

秋将尽，便心念着过江，去徽州府地上与宏村为邻的塔川。塔川村落里聚着乌桢，霜后大叶片红映着绿野，在朝雾中犹如幻境。很是填饱镜头。

去年去皖西南，扎进大别山里，漫山叠翠，绿染得化不开。车在深山行，一转弯，忽然跳出大片乌桢林，心一亮，感觉深秋色彩更生动起来。

生在楼角独一棵乌桢，在众木之间颇有些小资。不像邻树挺拔高大，或者华冠遮天蔽日。乌桢细腰身，瘦枝干，随着时节变着色彩。

那日半躺飘窗软垫上，翻书，忽读到宋人林逋的《水亭秋日偶成》，诗中写道“巾子峰头乌桢树，微霜未落已先红。凭栏高看复下看，半在石池波影中。”隔窗望乌桢，亦如诗中写。

近日，冬已渐深，飞鸟时来，或停于枝头。不及寒风起，桢叶纷纷落尽，树骨黑枝，留下乌桢籽，白如粒，远望，形若白梅点点。想起陆游《埭北》所写。“前村乌桢熟，疑是早梅花。”

八十多年前一个冬天，郁达夫曾在《江南的冬景》这般写道，“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，所以含得住热气，养得住植物；因而长江

一带，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，红时也有时候会保持住三个月以上的生命。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桢树，则红叶落后，还有雪白的桢子着在枝头，一点一丛，用照相机照将出来，可以乱梅花之真。”

这日近晚，乌桢树下路灯初亮，微黄背景下，那些几近乱梅花之真的乌桢籽，在我相机里映有归家的身影，点点梅白，绰约中不仅有树，还有熟悉的人。

几棵栎树生，隔着小路与乌桢相应。夏末秋初，金黄小花铺满树冠，入秋后，红色蒴果与鲜黄色秋色叶交相辉映。花艳似碎金，一簇簇沉浸在绿色之上，分外耀眼。

日子里，推窗见苍山，有若湖边屏障。茫茫绿色中，栎叶金黄点缀山林。邻家说。栎花生果，桂香也就近了。今年香桂迟开，留在十月里，围楼夜归，沁香袭人，不能拒绝中。

冬日寒起，一日晨风大作。相机镜头中，乌桢彩叶凌乱，画面中颇似油彩。登高楼，风有湖浪声，再望朴树，婆婆中长袖善舞，忽然一刻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抖尽满身叶，往空中猛地抛洒开来，忽而草坪一地橙红。极尽辉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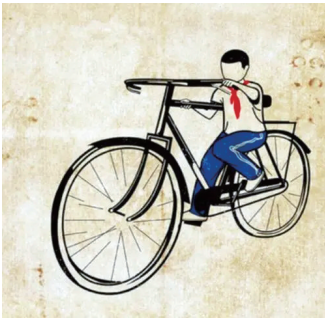
走到楼下观望，只见阴霾天空下，朴树褪尽华裳，灰青裸枝，空余萧瑟。似是深冬余时，经历一场凤凰涅槃。

这年，与树呼吸，和树为邻。看它枝繁叶茂。花开花落。看它枝叶散尽，藏纳归隐。

岁月里芸芸众生，像树一样生长，喧哗与沉寂，欢乐与忧伤。树可年年轮回，众生不成，浮生有限，终是时空里匆匆过客。

文/杨 钧

◎往事情怀



自行车情节

这几年，满街都是共享自行车，有蓝的、绿的、黄的，还有电动助力的，五花八门。这些单车确实给我们市内出行带来了极大方便。当今的自行车已成了小件商品，已经“共享了的单车”自行车，曾是我儿时做梦都想得到、而得不到的贵重家当。那个年代是物质匮乏的，据说城市家庭凭票供应，双职工家庭东借西凑能够买得起自行车。但是对我这样生活在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，得到它可以说是天方夜谭。父母的微博收入平均起来家庭每个成员不足六元，用来解决所有生活支出，包括柴米油盐、我

们兄妹五人的学费、住宿费、穿戴等等，现在想起来父母不知是怎么应付过来的。记得所有衣服都母亲缝制的，还打布丁。我至今还珍藏着妈妈缝制一件中山装，是上大学时的“正装”，后背泛白，领口打了一条布丁。一日三餐吃的是玉米高粱不说，还不饱，吃了上顿愁下顿，终日更是闻不到腥味。这样的生活窘境哪敢想拥有一辆自行车。

当年，父亲赊账从亲戚那里买来一头小母牛。父亲说母牛犊四十块钱。小牛犊长得很快，没过两年就生了个小花牛犊，这可把我们一家高兴坏了！不说我们家里家产多了，自家还开始产奶了，母亲每天早上早早起来挤奶，挤出的牛奶有时吃不完还做奶豆腐。小牛犊一天天长大，很快长到三岁，母牛又生了小牛。

这时我也要上中学了。因为中学离我们村子五十华里外的苏木上。所以上中学必须寄宿。寄宿条件很差，宿舍还得自己烧炕取暖，烧柴也收费，加上各种学费，住宿负担特别大。接着弟弟妹妹们也陆续上中学，家里实在难以负担。此时，我萌生了买一辆自行车，骑车上学的想法。那时家里条件稍好些同学都有自行车骑车上下学。我说出这话可把我父亲难为坏了。

父亲说，把小花牛卖掉，买自行车。这太让我出乎意外了，这时的小牛就像我们家庭一员一样，朝夕相处，有了情感，每天看一眼它都有别样的喜悦；也感觉有了这两三头牛，心里有一种踏实感，就像“家有二斗粮心里不发慌”的感觉！听到父亲这么一说，我有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，不由得叫了一声“啊”！那一刻，没有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即将实现的喜悦，要卖掉朝夕相处的小花牛，离别的悲伤油然而生。

小花牛还是卖了，卖了八十块钱，卖牛那天我特意躲开。自行车买来了！“白山”牌。我记得“白山牌”是排在第四以后的品牌。那时第一品牌是凤凰牌，第二是永久牌，第三是飞鹤牌，第四是红旗牌，白山牌可能是排在其后。白山牌是最便宜，一百二十块钱。而且所有品牌一律黑色。我老爸老妈卖的是最便宜的，就这样卖牛八十块钱也不够卖这白山牌自行车，另外的四十块钱不知是从哪借的。

自行车骑上了，家里也算增添了一件重要家当，也算是有了当时家庭时髦“三大件”的一大件。可不知何故，每当骑上自行车往返上学放学的路上，便想起小花牛，不知小花牛在哪里，长多大了？是死是活？仿佛此刻骑得不是自行车，而是我那小花牛。

“白山”一直陪我上大学那年。之后父亲可能处理掉它了。直至今日我写此文，没人再提及它。但每每看见满街的单车，不由得想起我“白山”。

文/孟 和